



小时候，一到立秋，大人就会告诫小孩：“秋天到了，不要随便到溪里洗澡，否则会感冒。”因此，小孩们的心，似乎陡然从那无边的燥热里轻轻地被提了起来。

在文人的笔下，秋天更是带着些微妙的愁绪。唐代有位诗人叫刘言史，他写过一首题为《立秋》的诗，末两句是“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这般光景，大概是北方秋日的速写，因为到了闽南，便有些不合适了。这里的夏色，是泼出去的水，哪能说收就收呢？这里的树叶，一年四季大都绿得发亮，那“动秋声”的，怕也不是梧桐的落叶，而是龙眼树上那累累的果实。说到龙眼，正是立秋前后闽南的一大风景。在闽南的农谚里，有关立秋的，感觉总带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雷打秋，冬半收”说的是立秋这日若打了雷，晚冬的收成便要减半。又说“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可见农人们所盼的是个晴朗的立秋，他们的悲喜紧紧系在田里的稻禾和树上的果子。

记得儿时在闽南的乡间，立秋前后正是龙眼收成的时节。漫山遍野的龙眼树挂着一串串黄褐色的果子，将那枝条都压得弯了下来。这时候老屋里便忙碌起来了，阿嬷会搬出长长的竹梯，靠在厚实的树干上，男人们便爬上树去，用特制的剪子将那龙眼连着枝叶一起绞下来。我们这些孩子便围在树下，仰着头眼巴巴地等着，偶尔有一两颗熟透了的龙眼“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便欢呼着去抢。那果肉莹白如玉，咬一口，蜜也似的汁水便溢了满嘴，直甜到心里去。

阿嬷是不懂那些风雅的诗句的，但她有她的智慧。她一边拣着龙眼，一边絮絮地交代：“立秋了，天要燥了，‘秋老虎’厉害得很。要多吃些龙眼，补补身子。”这大概便是最朴素的养生之道了，应着时令，取材于脚下这片土地，调和着人与天地间那微妙的关系。古书《饮膳正要》里讲：“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闽南人虽少食芝麻，但这润燥的理念却与阿嬷的话如出一辙。

杜甫在《赠李白》一诗中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饮的自然不单是酒，而是一种对待季节流转的态度。于闽南人而言，一碗银耳汤或是一盏沏得醇酽的乌龙茶，再配上几颗新下

立秋遐思

| 康玉琨



虎’厉害得很。要多吃些龙眼，补补身子。”这大概便是最朴素的养生之道了，应着时令，取材于脚下这片土地，调和着人与天地间那微妙的关系。古书《饮膳正要》里讲：“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闽南人虽少食芝麻，但这润燥的理念却与阿嬷的话如出一辙。

杜甫在《赠李白》一诗中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饮的自然不单是酒，而是一种对待季节流转的态度。于闽南人而言，一碗银耳汤或是一盏沏得醇酽的乌龙茶，再配上几颗新下

的龙眼，便是不负这立秋的节气了。

太阳下山了，热气渐渐消退了一些。我踱步到院子里，天边的云霞烧得正红，是一种沉静而庄严的颜色。风吹过来，虽然还不觉凉，但拂在脸上，那感觉终究是不同了，仿佛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看着这渐渐柔和下来的天光，心里那因暑热而起的烦闷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抚平了。

于是，我又想起辛弃疾那一阕《丑奴儿》里的名句来：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年少时读此词，只觉得有一种强作

豁达的悲凉。如今，在这闽南的立秋之夜，我却似乎懂了。那份“欲说还休”的，不只是个人的愁绪，更是对时光流逝、世事变迁的一种沉默的领受。那句“天凉好个秋”，在此时此地或许并没有那么沉重，它更像是一声轻轻的、满足的叹息。是的，无论如何，秋天是来了。它将用它那宽厚的手掌，抚平夏日的焦躁，带来成熟与沉静。

闽南的秋，就藏在这依旧温热的晚风里，藏在那满筐满篓的龙眼的甜香里，藏在那一声声“天凉好个秋”的微妙期盼与慰藉里了。



入夏以后，山林里一天比一天热闹。漫山遍野的荔枝树像一顶顶撑开的绿伞，高低错落地点缀着，连绵成莽莽的林海。放眼望去，青山叠翠，彤云连天，壮丽极了。一簇簇殷红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条，让人想起何振岱笔下所写：“吾闽荔枝，胜于岭南巴蜀……绿叶扶疏，虬龙竞舞，累累树间者，无不骈火实而缀赭珠。”此情此景，若不亲身到荔枝园里走一遭，是难以体会的。

进山人林要赶在太阳升起来之前，趁着朝露未晞，才能品尝到荔枝的第一口“鲜”。明人邓原岳的诗句，道出了此中妙处：“最好五更乘露摘，啖时犹带露华香。”站在树下随手摘一串，剥开那粗粝的果壳，晶莹娇嫩的果肉便露出来，一口咬下，清甜的汁水在齿尖应声爆开，夏日的溽热瞬间消退了几分。

低处的果子，站在树下伸手可得。可高处的果子，采摘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往往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攀爬

夏啖荔枝

| 叶森岚

上树，脚踩在粗壮的枝干上，稳住身形后，用长剪将荔枝一串串剪下来，放进挂在树上的筐里，再用绳子把筐吊下来。树底下的人仰头接住，倒出果实，剪去多余的枝叶，整整齐齐装箱，等着运到村口的收购点或是集市上售卖。

夏日人体阳气盛，荔枝味甘、性温，恰是理想的应季佳果。唐朝宰相张九龄作《荔枝赋》，也称颂荔枝“口爽可以忘疾”。荔枝的风味，又胜在不同品种各有特色。桂味赤红如火，表皮鳞斑密集，核小肉脆，味清甜，有淡淡的桂花芬芳；糯米糍鲜红，间缀几分蜡黄，果肉如其名，嫩滑软糯；妃子笑红绿相间，酸甜适口。但要说最为珍奇的，还是数观音绿。它的果皮呈黄绿色，仅在鳞斑的尖端晕出一丝绯红，像仕女脸上淡淡的胭脂。果肉乳白带青，如一团清凉的凝脂，入口先是鲜甜，而后氤氲开一丝微妙的酸，口感格外丰富。

荔枝入菜亦是佳肴，我的母亲有一道

拿手菜，叫作“荔枝虾仁球”，把新剥下的仁剥成细泥，酿入去核的荔枝肉里，隔水蒸熟，出锅时淋上薄芡汁，入口清甜咸鲜，清爽开胃。酷热难耐时，再喝上一碗水镇的荔枝银耳羹，从喉咙凉到心坎里，通体舒泰。

小时候，我总盼着荔枝成熟。每逢荔枝丰收季，外地的商贩就络绎不绝地涌进村里。那时候，荔枝买卖的方式很特别，鲜少按斤论两，大多是论“株”卖。主人家把商贩领到地头转悠，围着一棵棵荔枝树看，估一估这棵树大概能摘下多少担果子。一口价谈拢了，整棵树的果子就全归买家。那些还未成交的荔枝树，主人会用篱笆围起来，还在果园入口处堆上带刺的荆棘。可这哪拦得住嘴馋又胆大的孩子？我们削一根长竹竿，在顶端绑上铁钩。隔着篱笆，瞄准那诱人的荔枝串，勾住枝丫，用力一扭，一串“战利品”便到手了。偶尔被看园的主人撞见，我们蹲在篱笆下不敢动，阿叔却大度地挥挥手：“摘几颗吃不要紧，别折坏枝条就行。”我们把果子三两下分着吃光了，还要挑出滚圆饱满的果核，用小刀削平头部，插上一根光滑的小短棍，做成了好玩的陀螺，用它在晒谷场上比赛，也能消磨一整个下午的时光。那些被丢弃在树下的果核，即便生根发芽，也长不成真正的荔枝树。父亲曾告诉我，果核自然生长出来的树苗，结出的果实酸涩不堪，难以入口。果园里的荔枝树，都需要经过精心的培植、嫁接或者扦插，加上年复一年的修剪、施肥、除虫，从育苗到第一次挂果，少说也要等待五六年时间。

如今，市面上荔枝的品种愈加丰富，冷链物流也日益便捷。除了名扬古今的妃子笑，还有白糖罽、三月红、黑叶荔、桂味、挂绿、仙进奉……越来越多的夏日佳果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夏日的风从南边吹来，我仿佛又闻到了故乡荔枝的甜香，那一颗颗长在深山里的红果子，不仅甜蜜了孩子们的童年，也映照出山里人红火富足的好日子。



痛风，又一次毫无预兆地来了。早上我才隐隐感觉左脚有些异样，入夜后，踝关节周边便迅速肿胀疼痛。到了第三天，我的左脚踝已然肿得像“红烧猪蹄”，寸步难行！

我是老师，家离学校不远，但步行最快也要十分钟。侄女是医生，她一再告诫，秋水仙碱伤肝肾，不能吃尽量不吃，疼痛时也只能靠极少量的止痛药硬生生扛着。校长问我，需不需要请假，我坚决摇头，我不愿因病落下这节课，更不能因我的缺席麻烦同事。妻子为我买来一副崭新的铝合金双拐，那金属的光泽，在这三天冰冷的疼痛里，成了我唯一的支撑。

每天两节数学课，每周两次早读，两个晚自习修修。麻烦同事替课，于我而言不仅是负担，更是一份对同事的亏欠。每个老师都满负荷运转，我实在不忍心将自己的病痛转嫁他人。况且，孩子们习惯了我的节奏，换一个老师他们未必适应。咬牙坚持，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拄着双拐进校门，每走一步都像踩在荆棘上。课堂上我站一会儿，疼得受不住就坐一会儿。出乎意料的是，孩子们却因老师的坚持而格外动容，课堂纪律比平时更好，更加专注上课。下课铃一响，总有几双小手争抢着为我倒开水，小心翼翼地搀扶我回办公室休息。

那一刻，疼痛虽在，心头却热流涌动。

晚自习督修最难熬，我照旧坐在讲台上，左脚却愈发滚烫刺痛。任凭我变换坐姿，也难以驱散那阵钻心的剧痛。前排心细的孩子，或许能从老师稍显扭曲的表情里察觉异样，但他们绝不会想到，讲台上的老师正经历着怎样撕裂般的折磨。

我谨遵侄女的医嘱，摒弃了伤肝肾的秋水仙碱与止痛药，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断地喝温开水，试图稀释那居高不下温度的“火”。第四天，“红烧猪蹄”依旧，袜子穿不进，鞋子更套不上，我只能勉强蹬着一只拖鞋艰难挪动。我扶着楼梯扶手一级级下楼，搭乘摩的到教学楼门口，再一步一喘，咬着牙，拄着双拐攀上教室。

当我挣扎着准时出现在门口时，教室里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既感欣慰，又觉愧疚——这掌声太重，我不该以这样的狼狈来换取他们的懂事。我将双拐倚在门后，一手撑着讲台，定了定神，尽力清了清嗓门：“同学们，痛风算什么？我不畏惧它！我坚决陪大家一直战斗下去！”

第四天中午，幸得同小区的石老师推荐了一则土方——姜汤泡脚治痛风。当晚，妻子严格按秘方为我悉心浸泡。未曾想，这温热的老姜汤竟然有奇效！第二天清晨，那红肿了四天的左脚踝，肉眼可见地消退了七成肿痛。我终



于穿得上鞋，能缓步慢走上班了！

一周后，最痛的那阵风终告平息，痛风发作暂时解除。再后来，在侄女的科学指导下，我调整饮食，规律作息，竟长达九年未曾复发。

如今，每当不经意间瞥见地下储藏

间那副落满灰尘的双拐，九年前那个拄着拐杖、满头大汗，却依然站在讲台上的背影，便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不禁感慨万千：人生的疼痛有时突如其来，但咬牙挺过去，脚底板下踩着的，终究会是更稳当的路。



向海的鸣响——致平潭岛（组诗）

| 艾草

在环岛路上起伏

夏天环岛的风不断吐出
被晒成粉末的贝壳
这是在时隔三十年之后
重返平潭，我第一次看见
季节与海洋交换的信物

看呐，在仙人谷的双崖壁上
反复跳跃的海蟑螂多欢快
它们比我先抵达折返点
伴着潮音，用细碎的足音
测量正午的坡度

那些尚未孵育长大的寄生蟹
在小尖螺壳里喊出潮音
它们走过的脚印
与沙滩上的气孔一起长大
成为潮水临摹的南岛语偏旁

沙滩上觅食的环颈鸻

在田美澳潮间带跳跃的是环颈鸻
它们用三爪脚印写生
每一个顿点都是问候
守住与海陆相生的约定

远处是涨潮之水反复拭擦礁石
近处是鸟儿开始觅食、嬉戏
上下翻飞，为它标注
休止符是突如其来的海啸

当飓风突然停止
整片沙滩被折进大陆的怀抱
留下的逗号，要把向海而生的叙事
写在休渔期之前

海风多自由

北部湾吹来的风多自由
挟着咸腥的潮信
扰动风车，将临海的窗棂
吹成月牙琴的竖弦

是谁在君山柳厝底的肩胛
磨亮每一片花岗岩的棱角
它认得潮水退去时
沙滩上留下的齿痕

它掀开浪花的裙裾
露出海底沉睡的瓷片
那些古商船遗落的叹息
正在牡蛎壳里结晶成珍珠

它把整座岛屿卷成信箋
投递给对岸的灯火
在桥面的钢索上模拟颤音
看着晚霞在锚地烧成铁锈

渔网的方言

当渔网与群鱼对阵
海贼认得方向
把渔娘梳落的发丝编进季风

灯塔是海岛的眼睛
举起千万支火把
照亮石牌洋上独坐的夕阳

半月形的尾鳍扫过东庠岛
掀起的浪纹划过废弃的渔具
现出龙骨段面的海防图

夜游龙王头沙滩

也许会有蓝眼泪等你到来
苏醒的岛礁露出海蚀
把自己摊成一张薄纸
覆盖跋山涉水而来的足迹

海岸线伸向废弃的船骨
沙粒开始翻译潮间密语
咸湿的风突然有了形状
在龙王头的耳廓里堆积沙丘

此时，有人点亮孔明灯
看火苗攀爬龙卷风的痕迹
而黑暗从四野聚拢
托起海平面上升的古老祭典

当潮水再次漫过脚踝
我们终将成为故乡的遗址
在时间的断裂层里
把身体变成最初的沙砾